# 湖南名士羅亞

## 筆耜墨耕含辛菇苦

生前六十春，筆耜墨耕，含辛菇苦；
今後八個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右爲湖南衡山羅亞(岳松)先生在獄中所作之自輓聯，殉難前的絕筆，情文凄切，令人不忍卒讀。中共自侵據整個大陸後，全面厲行清算鬥爭，派遣武裝員兵，分赴各鄉各保，提出「窮人、大翻身」口號，驅策各地流氓和貧雇農鬥爭富農地主及知識份子，造成血雨腥風，恐怖萬狀。羅岳松爲著名智識分子，才氣豪邁，筆挾風雷。被列爲鬥爭目標，先遭拘押，禁給飲食衣服，故令餓凍，至「公審」之日，更施凌辱毒刑，以致體無完膚，連鬚髮亦遭拔落。在垂危奄息中，猶呼「士可殺不可辱」，其浩然正氣，沛乎蒼溟；旋被槍決於曉霞峯下，連發數彈，血肉四濺，並曝屍數日，不准棺殮，草草掩埋於距家不遠之山坡，任其湮蕪。時在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初春，年方六十晉一，尚屬有爲之年，不幸竟罹此浩刼，人世之慘，死事之烈，暴政之酷，無有過於是者。

猶憶民國十六年時，共黨策動「兩湖秋收暴動」，長沙名士葉德輝曾被鬥爭於省教育會坪，隨遭殺戮，湘人無不痛憤。吳瞿安作詩輓之，有：「談諧得奇禍，刑辟失常經；」「竟殺讀書種，天高何處呼」？時人傳誦不衰。距料二十四年之後，衡山名士羅岳松先生。復遭如此慘禍，其以身殉國，以節殉黨之精神，可謂先後相應。

翻遍中華五千年史，自來改朝換代，興亡隆替，當戰事底定之後，爲了安撫民心，從不誅及士庶。近如滿清以非漢族入主中原，明末諸著名遺老，如王夫之、顧亭林等仍能安然講學論道。而中共之主事者，既昧於往古治道，更抹殺今日民主潮流，徒以予知自雄，好大喜功，妄圖超越古今，瘋狂厲進，祇以破舊爲能事，以殺人爲快意。據報僅一保(里)之地，方圓不過五、六華里許，必誅戮十數人以鎭風(每鄉鎭大都有十多個保)。其實以我國農村老百姓的善良，「誰當皇帝照樣納糧」，斷無抗拒而不臣服之事，何用殺爲？證之以後三十年的中共政權，愈演愈烈，越鬥越亂，可見殺不足以止殺。直至毛澤東死去，放寬政策，近十年來始稍獲生息。此段慘酷事實，大陸十億人民，身經其苦，誰不心知肚明，引以爲痛；後之治國平天下者，又寧能不引爲戒鑑！可是岳翁生不逢辰，適值此一空前動亂，當赤燄方張之際，首撄其鋒，以致成爲「時代的犧牲者」；斯人已渺，勢已無可挽回，又誰能爲之平反？惟有於文字中悼之曰：「紅潮漫淹身先死，長使儒林淚滿襟」！

## 小山高級學校校長

向誠

羅岳松爲衡山鉅族，人財兩旺；岳翁學名羅亞，別字岳松，世居曉霞峯麓，距衡陽城十餘里；曉霞峯聳立於湘水之東，與縣城巾紫峯隔水遙峙，每當旭日將昇，紅霞輝映，景象萬千。岳翁曾撰聯縣其寺門：

「曉」暉夕陰，古人惜其分寸；
「霞」蒸雲蔚，大塊假以文章。

岳翁生長是鄉，才智特出，可謂靈氣所鍾。自幼勤讀苦學，厚植根基，嗣畢業於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卓犖不羣。初在本縣城南城北兩學府執教，瀟洒豪放，年少翩翩，文筆生花，聲譽鵲起。而其循循善誘，桃李芬芳，縣中優秀青年，多出門下，現時在臺之侯暢、侯晃、陳敬之(已故)、歐陽晟等均爲其受業員生，每一談及，今猶仰佩不已。

「學而優則仕」，乃中國讀書人求發展必由之路。其時湖南省府秘書長陳容(若山)對岳翁極爲賞識，經其推引，先後任職常德等縣政府科長暨湖南感化院秘書，所至有聲。當時感化院長爲袁同疇，後膺選汝城國大代表，著有「往事如煙八十年」，曾與筆者在臺閒話岳翁往年舊事，深感臂助，甚爲稱道。(袁於前年在臺病故)

越數載，岳翁由省方奉派回縣，任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兼縣政府財政委員，並當選爲縣議員，集黨政教育諸務於一身，成爲縣中名流，求

事求援求應酬文字者，日常踵至其門，應接不暇。而岳翁深諳鄉民疾苦，不忍拒却，凡力所能及，無不樂於助人；雖至心身勞頓，仍不憚煩。而且秉性剛耿，富於正義，對庶政革興，敢發直言；對社會是非，常作不平之鳴，如是邑人傳頌之聲，不絕於耳。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軍興，因縣城迭遭日機轟炸，岳翁乃移居鄉間，被族人推爲小山高級學校校長，前方炮火激烈，後方絃歌不輟，對民族精神教育之發揚，和抗戰必勝士氣的鼓舞，實有足多。民國二十九年岳翁五十誕辰，當地族人及校中師生爲之祝嘏，彼乃以學校所在地「富塘」爲冠聯，以言其志：

「富」貴等浮雲，從此安命樂天，
了却三萬六千日宿債。
「塘」池開朗鑑，好憑清泉潔水，
滌去四十又九年前非。

## 才氣豪邁筆挾風雷

衡山地處湘中，界乎衡陽與湘潭之間，以擁有中國五岳之一的南岳，素負盛名。自來人文薈萃，代有賢才，在清朝科舉時代，有狀元彭俊，探花譚鑫振，名翰林陳嘉言等，先後輩出。入民國後趙恒惕一枝挺秀，文武兼資，盛負時譽。他如蕭寒水（宗藩）、趙板橋（嶽屏）、王拔吾、何蘭友等均爲飽學知名之士，文章道範，望重儒林。趙甌北有句云：「李杜詩篇衆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以衡山而言，岳翁不但腹笥豐盈，更富捷才，往往出口成章，揮毫立就，且能通今化古，新舊皆精。民國十五年至三十五年時代（北伐統一至抗戰勝利），岳翁在衡山同輩中的才名，可謂領管風騷，交相傳誦。所著「曉霞山房文集」數厚册，尚係手稿，惜未付印。玆就記憶所及，略舉詩聯二十餘則，以見一斑。

除夕口占（七律）：

寒士已無負廓田，徒憐慈線歷年年；
人思瑞雪以占歲，我買清風不要錢；
韓愈送窮名益顯，希文畫粥老彌堅；
古來賢哲誠堪仰，甘苦何曾計後先。

贈王涵川縣令（七律）：

氛塵淨掃嶽雲開，鳧鳥高飛去復回；
百度更新堪報最，十奇奏績見多才；
訟庭草長心常靜，貢院棠陰手自栽；
記得放衙郊外賞，兒童笑指縣官來。

至族校訪陶醉菊、向燃藜、王愼生、黃恢緒諸友好（七律）：

又是秋風九月天，蕭蕭落木感華巔；
遣懷醉菊寧無酒，校讀燃藜自有仙；
用世奚如淑世好，出山還是在山泉；
黃王明末諸遺逸，大半生涯在硯田。

以上僅錄三首律詩，已見其出乎超脫，不同凡響；以下所錄聯語，更是工力精運，狀人狀事恰到好處，確是高人一等。

## 詩作楹聯字多珠璣

題自建衡城新居「松園」冠聯：

「松」柏有本性；
「園」林無俗情。

輓黃克强先生：

滿運衰公固慰，哀運衰公尤慰，
壯志在共和，共和不生公不死。
去年歿誰敢哀，今年歿誰不哀，
威聲震民國，民國善始誰善終。

代輓王拔吾先生：

濁世恥功名，能以髮膚還之父母，正氣還之天地，詩書禮樂還之聖賢，七十年葛衣烏巾，贏得陶潛稱處士。

槐堂親道範，若論姻好則爲外祖，世誼則爲太翁，執經問字則爲師傅，一霎那山頹木壞，頓令子貢服心喪。

輓薛宗元先生（薛岳將軍之尊翁）：

九峯寄謝傅聞情，棋局詩盤，渾忘老至；
三箭是薛家勝物，經文緯武，都付兒曹。

輓陳秘書長若山表兄（因患腹疾臌脹而卒）：

河魚無奈何，留得腹笥便便，斯文將喪而未喪；
琴鶴已難再，太息清風習習，廉吏可爲不可爲。

輓族長楓亭老先生：

種幾萬株菩提之樹，培數百年富貴之花，厚澤深仁，是能補天地所不足。
鍾七二峯間氣而來，備九五福全疇而去，前因後果，何須向蓬萊以求居。

哀慈母陳太夫人仙逝：

緬當年績月紡風，兒女衣履出自手裁，篝燈憶劬勞，彷彿機杼猶唧唧。

慟此日搶天籲地，萬千愁苦向誰泣訴，枕塊思今昔，縈迴夢寐更哀哀。

衡山縣議會慶祝新年冠聯：

「議」當折衷，合五十人集思廣言，作事豈憑三寸舌。

「會」凌絕頂，覩七二峯雲蒸霞蔚，新年又見一年春。

輓衡山郵電局長姚淑甘（籍浙江，卒於任所）：

薄宦滯天涯，十餘年歲月如郵，吳越家山荊楚夢；

佳兒扶旅櫬，數千里秋風一棹，湘衡雲樹洞庭波。

輓龍廷瑞夫人（龍居衡山雷溪市，夫人姊妹四居長）

數千里蜀道崎嶇，那堪宦轍歸來，雷溪月缺無雙影。

五十載母儀典則，豈料慈光遽渺，姊妹花殘第一枝。

輓衡山耆宿鄧重威（鄧先生兄弟齊名，皆飽學之士，兼擅書法，晚年均悟道，人稱鄧大道人、鄧二道人）：

蓄道德兼能文章，論叔季遺賢，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居亂世不求聞達，以山林終老，吾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輓同事馬君（因墮馬成傷致死）：

因材施教，有如老馬識途，豈意老馬途窮，失足竟成千古恨。

安命守貧，要亦君子至道，而今君子道廢，傷心說與九原知。

輓向宗先生之太夫人（向先生歷宰湘中大邑，來臺後任彭孟緝參謀總長辦公室秘書，亦製聯高手）：

鞠孤與先母同艱，而祿養過之，丕顯褒揚，衛共姜節操不朽。

有子能繼志述事，其哀啓詳矣，經綿悱惻，歸震川文章可傳。

代族嫂輓其女：

憶民國六七年來，喪吾夫，死吾子，今亡吾女，命也運也，欲哭無淚。

讀昌黎十二郎文，少者歿，長者存，而強者夭，顛之倒之，夫復何言。

## 編印晚霞山房文集

以岳翁的文學造詣，如在科舉時代，必能快意闈場，取功名如拾芥。以岳翁的幹練才華，如不以服務桑梓爲重，而能早日置身中央，或久歷省方，亦必更有作爲與發揮。以岳翁的見識和閱歷，如不以眷懷鄉土，顧及家小爲慮，而在中共「土改」之前，毅然遠走港臺，亦定能與譚遵魯、羅維周諸鄉賢相若似，或在教育界佔一席之地，或在文社詩壇中展現聲光，至少優游寶島，得享餘年。惜乎計未出此，殆所謂造化弄人，竟不讓其脫出危城？千古文人墨客，常有「才豐遇嗇」之悲，岳翁豈亦不免，居然步此後塵耶？

岳翁有子女六人，四女二男，女長男幼，均稱俊秀。當其殉難時，兩兒尚未成立，四位女公子則早已陸續出嫁，並有兩女與夫壻早來臺島任職。德配洪夫人在岳翁去世後，受盡折磨，惟賴其子以賣柴所得，勉度殘生，但僅多活七、八年亦已病故。現聞兩兒天熹、天才幸於刼難中成長，一在小學任教，一在從事農耕，均已生男育女，岳翁後代繼起有人，可望延綿昌熾。其在臺之次女映裳、三女映韶，四十年來恒以父親慘烈爲念，每一述及，輒以淚洗面，切齒含痛。年前曾與在大陸的姊弟聯絡協議，爲其父母修建墓地，略表孝思，筆者曾代題碑聯曰：

此地有湘潭岳峻；

其人如柏翠松蒼。

岳翁其文其事，自足千秋，右聯寥寥十四字，當不能道及萬一，但能描寫曉霞峯其地之形勝，又可表現岳翁其人之風骨，頗稱貼切；復將其名諱「岳松」二字嵌入聯內，似更足留永念。筆者並作短句而頌之曰：

「曉霞蒼蒼，湘水泱泱；

先生風骨，仰止景行。」

岳翁今年九十八歲，民國七十九年八月爲其百齡冥誕，聞次女映裳，爲報父親生前作育鍾愛之恩，正在整理遺稿，編刊「曉霞山房文集」行世，以垂不朽；並願以畢生從事教育工作所蓄，將其原已創辦之幼稚園予以變售，移作岳翁獎學基金；如情況許可，將在曉霞山麓建一紀念性墓廬，以供後人追思。岳翁泉壤有知，或亦撚鬚而慰曰：吾兒吾女，立身行事，幸能不負所期也。